

王覺斯先生擬山園選集

書

黑木馬

敍王覺斯太史初集



余少不習為吏故多學吏事不能為詞苑雅言
及束髮登朝乃徼入詞苑及荷橐直承明即不
能降心為詞苑言而言不得不詞苑不圖齒至
而遂為邊吏太所習詞苑而馳疆場故世之不
能文而詞苑不能忒而疆場者余也余曰邊吏
閱邊方在白馬黃崖間接家信言適得余鄉覺
斯先生初集可盈數尺者余故知覺斯曰經濟
之詩文不知其初集頓盈數尺也急促之即閱

之馬上夫余不能文而不得不爲文也猶其不能武而不得不爲武也余旣閱武遂曰武閱覺斯之文覺斯蹠實而文憑虛而多致殆奏昇兮之頌嗟兮余不知歪安知文念文士借觚管貌山川艸木之性情傳 皇帝王伯賢聖之精神遂曰發天地塊北之氣而又或借天地賢聖之氣神河山艸木之情曰抒發我靈性故泐家淡刻而入抉其情也畫家炫爛而出貌其神也兵家發場蹈厲而奮振其氣也覺斯靈心慧性定

氣遠神其言人人意所及卽其言人人意所不能及蓋抱高世之材而抒曰堅良其語入語出語高語下亦復若用奇用正用衆用寡而先爲不可勝余每怪世人低回于峽岬之穀紋而不可覩天下胥洗天浴日之洪流貯鬪鱗而出沒光曜也得無讀初集而神氣爲索余老矣且莫釋歪事而歸休兮蘇門黃華之間望值覺斯馳使節南來遂得晤語于韓家水冶曰竟斯文崇禎歲次辛未春之季

揚州國運集
二
賜進士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友人湯陰孫承宗
撰



敘

覺斯覃精著作意期千古翱翔翰苑冰衙無事
益肆力于文辭余每過從見其軒眉揭髯若抽
想寥廓之外者叩之則云屬有結撰方與古人
相周旋聳聳狀音暫與揖別余聆其言悚狀敬
畏因思古人三不朽而骨味于立之義也昌黎
有言文與骨沉浮文不對立雖當時不怪必無
後世之傳曰是知古之作者確乎可勒金石副
名山波其初固卓有自立者余覺斯于書無不

揚山園選集
窺于作者之源流宗派無不晰而為文有韻無
韻于諸家之體靡不備一往孤詣直追詩書渾
噩之遺而置位于先秦兩漢之上卽其遐覽兮
後世者間有推許狀詩惟少陵文惟昌黎兼之
者 明惟崆峒于麟卽信易弇州猶嗾嗾未滿
于裏而世人一切軟美卑靡掇拾淺易之語又
曷足邀其一盼縱彊弓是進者有掩耳而走耳
噫其自立一何偉也而覺斯尤痛恨世之誣崆
峒于麟謂波實未嘗讀古人書不見古作者而

妄詆二君且其地位之相去不啻百尺樓上下
又安得率易置雌黃也夫崆峒于麟超狀復古
則左馬子美後一人此言一出不但二君獲知
已而覺斯境地之所至亦從可想已今夫岩壑
溪澗景非不岳也而無當于海岳之觀清廡明
堂闕恤實枚而波搆一亭榭一園沼者欲弇之
弱闕麗能兮哉世之為文所謂當時不怪後世
無傳者也若覺斯之立言逼古斯誠弗朽也已
雖狀覺斯沉酣此篇要無它嗜儵狀具澹寧之

致生焉孝及恭讓抗疏直諫夫既已工古文辭
經國大業已自文章操其權措為調燮將功
坐鼎鉉被炳炳伊周不懋贊帝王之治哉是則
不朽者三至覺斯而一之矣

賜進士 第東閣大學士香山社弟何吾驪拜

謨



敘

維易距盟津一山耳每至擬山園觀覺斯已刻
稿二百本未刻稿八百本如蓮齒矯空儻掌削
三千壁履縈蘿手攤雲數欲叩其呼吸處不測
也覺斯前義砥躬篤于孝及已書為性命凡事
已聖賢之道物身自舞為時便為詩古文十晦
菘花一灣薜月肯煮綠塵已相晤對乃覺斯與
瘦筇孤雀忘寢與之靜處焉中祕之書焉分率
清麟旗之景雲浣其腸香蘸其筆謝卻交遊肆

力弘覽鑄其肺肝每鎖園半夜藜牀一編煇火
丹鉛日射蚪文樞版手不少輟提穹窿之斧駕
蛟龍之駟彌此琉璃蒼蓋金刀赤羽竝集腕下
矣故其炆濤一瀉浴于參井韻絕處作白雲炆
蘭曲泐古而自舒已靈不肯作淺俗不可傳之
語騷賤侶揚馬三五七言歌行樂府侶供奉七言
津侶少陵排律各體備具大曆之風序記疏傳
贊頌箴銘及夫記誄侶東西京牘奏侶左國檀
穀秦漢季未四十自今振藻于商周間覺嵩嵐

翠色時宿研田豈非孝及廉潔不為不義其心
神先胥獨超者乎於是戶外嚴蜚將仰青鏤者
請輸黻黼三五千海人文錦三千珊瑚閣筆明月
璫淨紙其誰不睇亂兩眶清魂駭意曰為絃內
絃外胥凌弇州濟南而驚傑出耶余莎蛙人也
每讀書箱蕊籙不啻破罽樂于雲門耳目一新
名山不朽端必屬覺斯後世胥揚子雲必知子
雲無疑矣今後三五十餘季其著作之富必胥逾
千本者雖狀千炆大業期我覺斯者黻黼鴻績

對功流徽立言之外更存彝鼎在覺斯勉兮哉
上林羽獵杜李摩詰李頎岑參尙不能著勳旂
嘗者覺斯著之庶幾不虛天特生之意也

社眷弟雜易呂維祺撰



王覺斯先生詩敘

聿之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夫人
而文夫文而法也 明興文章崇制舉義為

當代弓旌習于童原本不業舉而能古文我未
之見北墜瑯琊歷下諸公文莫不博洽典雅如
夏后氏圭殷人輅周人鼎不復見于三季而詩
亦猶是作詩非協諸經諸史整齊百氏異撰不
能臻其妙故曰讀書破萬卷狀詩各別才別趣
與舉業同歸殊塗嘉隆呂後不必衣冠大儒博

聞強記之士至樵牧無人不詩夫詩人日雜則詩法日漓至于今蕩然矣辭章關乎氣連此術升降世與之俱今日突奧寇藩籬撤圾圾乎不能無慨于今之操觚者漢官威儀不謂覺斯先生能振起之也嘗評其詩如李牧備雁門呂為法奇也正呂為法正也奇天淵出入莫可端倪要不詭于師中之律而自呂身為長子丈人片言隻句一洗小說邸報不典不雅不出諸口上振遺響于商周正變之風下洒淫哇尖弱于嘉

隆之後可不謂詩術主盟六義功臣哉呂此生心無害于政發為昌言呂匡時定國呂此挽運世術允亨不變其肴興乎憶交先生于初讀中祕窺見其一廬四壁子無長物唯書充棟一切造訪交際讌集悉屏去日坐臥充棟書中所宗經史子集卽星曆堪輿卜筮相人治軍藝穀之書皆手繙胸評天下博而洽者未能或之先也夫修辭本乎博洽何所弗宜鼓吹休明陶鑄勳華詩不在茲乎

南郡社弟馬之駿拜撰



初集敘

覺斯覃精著作意期千古南掌翰篆冰倚無事
益肆力于文辭余每過從見其軒眉揭髯若抽
想寥廓之外者叩之則云屬胥結撰方與古人
相周旋聳蹙狀音暫與揖別余聆其言悚狀敬
畏因思古人三不朽而胥味于立之義也昌黎
胥言文與時沉浮不立對立雖當時不怪必無
後世之傳已是之古之作者確乎可勒金石副
名山波其初固卓胥自立者爾覺斯于書無不

窺于作者之源流宗派無不晰而爲文者韻無
韻于諸家之體靡不備一往孤詣直追詩書渾
噩之遺而置位于先秦兩漢之上卽其遐覽乎
後世者間有推許狀詩惟少陵文惟昌黎兼之
者明惟于麟一人卽北地弇州猶嗷嗷未滿
于懷而世人一切軟美卑靡掇拾易搆之語又
曷足邀其一盼縱彊己是進者有掩耳而聒耳
噫其自立一何偉也而覺斯尤痛恨世之誣于
麟者謂波實未嘗讀古人書不見古作者而妄

詆于麟且其地位之相去不啻百尺樓上下又
安得率易置雌黃也夫于麟超狀凌古文則左
馬後一人此言一出不但于麟獲知己而覺斯
境地之所至亦從可想已今夫岩叡溪澗景非
不嵒也而無當于海岳之觀清廟明堂闕恤實
枚而波構一亭榭一園沼者欲與之角閎麗能
乎哉世之爲文所謂當肯不怪後世無傳者也
若覺斯之立言逼古斯誠弗朽也已雖狀覺斯
沉酣此術更無它嗜脩狀具澹寧之致生兮孝

友恭讓至惠出俗既已工古文辭經 國大業
已自文章操其權措為調燮將功垂鼎鉉波炳
炳伊周不懋贊帝王之治哉是則不朽胥三至
覺斯而一之矣

賜進士及第前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同知 制誥 經筵 國史總裁官吳
郡季弟文震孟拜謨



王覺斯先生詩序

聞之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夫人
而文夫文而法也 明興文章崇制舉義為

當代弓旌習于童原本不業舉而能古文我未
之見北墜瑯琊歷下諸公文莫不博洽典雅如
夏后氏圭殷人輅周人鼎不復見于三季而詩
夫猶是作詩非協諸經諸史整齊百氏與撰不
能臻其妙故曰讀書破萬卷狀詩胥別才別趣
與舉業同歸殊塗嘉隆日後不必衣冠大儒博

聳強記之士至樸牧無人不詩夫詩人日襍則詩法日漓至于今蕩然矣辭章關乎氣運此漸升降世與之俱今日突與寇藩籬虜圾圾乎不能無慨于今之操觚者漢官威儀不謂覺斯先生能振起之也嘗評其詩如李牧備雁門呂為汰奇也正呂為汰正也奇天淵出入莫可端倪要不詭于師中之津而自呂身為長子丈人片言隻句一洗小說邸報不典不雅不出諸口上振遺響于商周正變之風下洒淫哇尖弱于嘉

隆之後可不謂詩道主盟六義功臣哉呂此生心無害于政發為事業呂匡時定國呂此挽運世術允亨丕變其裔興乎憶交先生于初讀中秘窺見其一廬四壁子無長物唯書充棟一切造訪交際醜集悉屏去日坐臥充棟書中非必經史子集卽星曆堪輿卜筮相人治軍藝穀之書皆手繙胸評天下博而洽者未能或之先也夫修辭本乎博洽何所弗宜鼓吹休明陶鑄末學詩不在茲乎

吳郡姚希孟拜撰



擬山園初集敍

嵩山天地之中覺斯生焉中虛中實乎乃化呂
 正呂斲業乃成中也易也知虛實而不知中誰
 風水遭者知太極而不知易誰儀象生者風水
 不遭儀象不生則其文不古其文不古其人可
 知所賢天下士者交相游于未足之中唯論古
 一泐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孔子賢之皆古聖
 人也吾未能有一焉孟子聖之矣賢之可也聖
 之可也而其人不可也老變少不變此語

文字之祖故又曰夷齊爲二老云且夫求仁得仁今之文求名則胥之矣胥分仁者兮其文不仁也而傲狀古誰古之不仁者不中之爲先儒云胸中不可著一中字而夫胥求中于未發顧求之何如爾王子之文求仁不求名王子之仁何曰見其人赤子也于文殆于曰身近之也殆于身之矣且夫受天地之才卽受天地之節日月星辰可儀爲也江淮河漢可囊括也言拮之囊括兮天成則无咎无譽今胥日星而無江海

胥江海而無囊括不仁莫甚焉天地之大也于其半全也于其闕中也于其陰陽之會陰陽不會則不仁胥進退斯胥變化矣胥離合斯胥交道矣進必退也離乃交也自狀之數陰陽之會也大地掉一筆書山川又掉一筆書未了之山川每于奇峯靈洞輒爲停筆剗水殘山兩儀自尋自想而作者求全曰得損求譽曰得毀求中行曰得鄉原無宅不儀爲不囊括受才弗受節人才而天不才吾所曰賢王子者賢其才之節

覺其實之虛蓋中行獸復休休下仁文章穴焉
進也得也存也龍之出游奪也失也亡也龍之
入穴入於穴出自穴故曰得失寸心知文章失
境即文章妙境王子之詩文奇秀節約鈎深致
遠大都多會合冲和之氣其帙廣矣其心空矣
嗟乎文章天命之矣見天地之心復乎役役名
根知進不知退天地之心必不于忙處見勉乎
哉我思古人獲我心欲仁仁至我見王子如見
古人今者序王子之文周箭如砥余與君自此

遠矣乃綴數十言翩狀論古而一言曰蔽之曰
畏天命

經筵講官左諭德長洲季弟陳仁錫書于潛確
居



題王覺斯初集

曩壬戌庶常之簡凡六六人惟王覺斯倪鴻寶
與我最乳合盟肝膽孚意氣砥礪廉隅又栖止
同筆研為文章愛焉者呼三珠樹妬焉者呼三
狂人弗屑也時品量當代誰大家誰最雄鴻寶
屈指北地覺斯屈指弇山且謂弇山評北地眎
所畜奇瑤而惜追蠡駁蝕絲理未剔透玲瓏也
乃撮攬郁邳家謂寶敵國波斯碧眼客識之國
人弗識也其家駒鬻白雪樓已四壁立推蹠跋

埋埏下物差敵槐安國耳四天海王寶藏多多
 許聞為弁山所得狂盧眇謝各操鐵如意伺之
 當吾世育覺斯起孟津近金谷園不擬谷擬山
 山自韞寶翻索千尺珊瑚于我我黝戲之君前
 身我國君謨邪安知不又前身君國石尉撒髯
 斛珠不律下燁燁弁星繁露也嘗偕遊西苑見
 金殿步障中數百寶盎四方植珊瑚厖四五寸
 緇塵積不韎鞞若中涓言繇截長而封為泣下
 乃爰西苑西烽火照積翠池差得三尺者雙西
 苑尚爾君於我何育覺斯更索不寘我憶枝枝
 撐月佛子家向傳此梵然久化絳園字覺斯本
 晉人識絳園孤顛跢崛涎玉沫璣木腔瀑三丈
 雄虹雌霓白豹玄斑千气曷力不爾那得作寧
 馨五六十萬撐月之枝不令海王驚怖厥舌邪
 一日寢君與鴻寶騎雙鳳翌且翔且訶我鞭赤
 蛟從之遊嵩山至君家崖岫岫藍藤坐坐作小
 憩忽而沉煙毒霧閃電礮雷育律令急呼寶母
 安在我三人且以為嬰兒啼而海鷗玩也寶母

自是如來摩尼珠如來多寶百倍海王藏覺斯
得之其助我撐月旋入海瑠樓切貝闕柔柯穿
网與桂枝相膠常儀竊寶池瑠璃吠來奔殿輪
加大司天奏月重輪我將折東枝敵清泰七重
欄楯呂讓覺斯為曷年才子之多寶無疑也或
疑珊瑚鉤詩話乎我其為碧眼之海客

崇禎元年秋九月年弟漳海黃道周纂



五言代序

飄歎駒過隙援鏡頭已白喜君過我廬披襟而
莫逆數日體未差鷗鷺翮其掣瑾戶學艸蟲幸
不至肱折寒霜今履階見君鄙吝滅文雅如君
少不見徒嘆嘆沽酒囊已空長安米難索信哉
是弈碁自反賚師射我真如鹿石何者為長策
惟君不遐遺芳訊慰密僻感茲金石音綢繆無
所隔君乃秉微尚歲星耿赫奕弱齡卽振藻銳
殿卽無敵披豁揆羲藏落筆迴爾別弁州雖浩

行體骨少精結新都頗汪洋不如于鱗潔君固
兼齋之矯舉爲明傑俗格與陳調埽除已寸鐵
與邈徧異書海山窮紬繹金卮代摛麻籠文鼎
力埒古氣夾周秦左馬才一瞥偉識陋執戟遂
足長勝辭褒貶寓於中筆鋒刃可截表揚忠義
塊寒枯皆復熱綸綍落人間真足爲喉舌恆見
浮豔騁與世何關切蛙聳規自失古遵典冊轍
瓊翰競珍秘如食雲母屑已自洞九沅望之怖
毛竊矧其澡無糝磊砢破常格抗疏扶玄黃濡

肉已齒決否則千丈隄頽狀壞蟻穴鳴珮變玉
墀濯纓炤太液珪璋洵大器表表文章伯固是
黃鐘辭不已類管籥放筆千畧言真足鬪屈蜺
所制諸誥體耿光洗滌冽大雅振木天紙上霹
靂舌屬耳藝圃間海宇爲嘖嘖孕秀河洛間浩
浩奄鳧嶧提攜猛將旗靡卒咸掘闕大仙噴雲
霞嶷山落紅雪崆峒對正幟今始接霧脈豈同
溇澮學朝滿而夕瀉夏日過君廬蓬蒿未始坐
自擁數畧卷朱絃張疏越古笈森狀陳菖蒲生

石髮獸行嘗閉門暑時火漂麥斟酌曷鈞機詎
因小醜發舉杯來惠風徐臨得東月高談滌商
周宋元量十笏強力砥輻嫩秦漢當富窟晏安
寡所窺淺近駭小凸未嘗見舉霍無怪驚碑砢
花影曬小欄芭蕉書歷錄齋昔才翁家驟雨摹
六幅烟嵐走腕下畫火驅虎僕我明洪瀨氣二
百六十六君誠爲大雲動必與龍逐豨膏運方
穿貌則日粥粥夏望餘作梅拯寓寇兵劔軍容
與元振對旗而食肉大民怨債帥邊城一何感

遼瀋白登間繁積多骸骨璿衡回北斗陽春蜚
大谷松柏抱別心於地受命獸浴日仲山補勗
君已痛哭國脈細旃上王子懸天目不伐南山
材爲船一節竹文權亦齋運與世爲廻軸世阜
物自熙始信斯文或方當虛席詩明堂正邃穆
努力期治安大小匡在幅君乃問我序日馳則
瑟縮不得息其軀已何將且凌仙人騎紫鳳麟
脯鬼芝簇乃向淺孺中食而采此菑與君呼聾
人亦令息竭筆詞壇今如麻勿使嘲堊驚桓譚

應不稀或者為齋邀悠悠千畷載從此立其俶
會稽季弟倪元璐拜手序



敘

天地間濃豔豐美之境造化不輕呂予人造化
又呂之簸弄玩歇而侮乎人惡清宗者貪逐不
饜晝夜營慮非謀衣服遂謀財產四方勞倦夢
亦困憊不知終歸于腐艸髮木軀一時而巳斯
志士逢觀者所駭嘆也余一生受性水淡當童
穉時便呂不能讀盡書結大願力四十季來門
閉不啟市無吾足栽芙蓉八百木於書几邊此
我輩自尋一享用不甘心呂其身貌聽造化者

爾覺斯在京暇優相過譚及讀書事淡契余志
發詩文稿纍纍狀則為之驚魂震魄望而起敬
蓋此術者物主之化身不濫至于我朝崆峒分
其身之骨氣何分其一指鄰耳元美之文分其
胸于麟詩高亮潔勁含蓄尚少文分其肩力汪
南溟分其步次樞分其肱股他如尖露俗弱又
不及格矣覺斯誓不作卑弱一派窺其意必欲
藏之名山必欲俟知己於天下年未四旬駸駸
至此後著尚大非余之畏友哉此余為之驚魂

震魄者也其詩賤沉雄虛古各體齊則不作晚
唐宋元人語其文機軸自立蒼高法韻不肖不
作周秦漢語於已掃蕩廓清一除淺弱真雄帥
提戈摧堅搗陣弘健不恒使韓昌黎在不知如
何贊契矣或謂詩文能窮人夫魏徵張九齡房
玄齡杜如晦工緻而何曾窮乎又謂三百無意
為詩也今請觀陰鞞塗續艫軸緄滕僂僂薨薨
澹澹叟叟及夫鞞琫穉犂鈎膺鏤錫鞞鞞淺幘
莽蜂大糖盃非古人攻琢而出者又謂古詩唐

詩被之管絃贈芍藥墻茨涕泣漣漣豕狐子夜
大堤俱可被管絃奏朝廟兮其謬溺黃口解也
胡盧噴飢何可勝言不知文章根本六經千古
門訣其何從歟波學究腐人胸無鬪卷又與於
簸弄之甚而不知但知宋元嫩調弱俚者尔楊
升菴曰淺學動言布帛菽粟其自言布帛菽粟
用呂文蓋庸淺已紅朽腐爛而不可食與哉覺
斯雄心恥耗於日月淡情不苟於匠繩僭為選
誇吾兩人相視莫逆也聞覺斯持躬砥素惠器
淵善禦兵治世諸篇復見奇畧丈夫為蛟為龍
雲煜經濟爭彩鼎嘗努力事業歲月方長魏張
房杜伊何人哉左揚李杜合為一範宇宙如此
其大後世如彼其多詎無桓譚如吾兩人哉必
豈曰蔣子不阿好矣覺斯自愛自信造化生一
人必非佞狀既不令我輩在衣服財產中其學
適蘄力蘄不腐吾舍君其誰歸

年弟蔣德璟撰



擬山園集序

夫湘三代曰下之普淖薦于贗鼎遂執途之人
 告之曰吾且為古香用曰丹青太兮焉無不瞻
 者披耳食者流不徵其原始晁舉是采競相奇
 而欣賞之是烏知揀意哉揀雅曰詩揀邇曰文
 揀時曰品夫夫若是焉矣而詩文先之持人性
 之始震天章之允蓋曰云揀也曷為兮揀吾見
 吐納風流者曰學問為長者又見者儻傷其前
 者又角六張特其潭奧者劇心破典驅墨曰無

言胥若鴻之無范胥驚彩絕豔咀之易盡胥若
咬咬善庸聽者焉抹也猶之兮不抹也且夫稅
胥至極義永允絜不得僅指為商之激也味漸
者遠澹為本而醜濬者不賚敲古呂靈悟胎凡
者未之翔故夫才茂可至而不可至則茂于性
情之才理昌可摛而不可摛則靄于靜穆之理
也凡所大號為珠名玉價驚風泣鬼之篇應鬪
物為胥者皆向若自失而詩文自此遠矣嗟夫
索辭人可易得兮詩言其志文符兮心交應秦

賡化天下而離見朕後知抹之之淡心如此兮
其不苟也其所呂折足覆餗曠賚焉者匪其抹
時無奇大詩文之未精進也觀其詩文而抹時
之品定矣吾爰王覺斯 昭代大儒藏書不儉
七錄而呂誦讀為寢食曾忘于馬之幾足此道
之外不知天壤間胥何物美好者蓋性之也余
挾冊呂過間與之商八代漱四始遂得呂壁上
觀寓目其所為集剝者情淡文明充闡數百卷
誦之無不搖微穆澄之呂闢古而孤炤遠寄之

靈致暉于蘇吉允猶湘普淖于三代呂上而非
贗鼎矣及讀其封事則直已填箠伊傳而不止
衙官董陸也是何其痛哭之慷剴而忠規之滄
渤哉余戲問曰皋契夷夔非不讀書亮工熙載
如是若何兼此而勝之耶覺斯固笑不奮向馮
又玉敍余文胥曰貧如謝僑必不呂班史質錢
博若張華更欲從瑯嬛賃地余謝不敏不敢當
取呂抵覺斯無間狀矣今覺斯曳履約軹呂清
南國行詩標文幟飄飄伊雜間者權其上旅今
又凌雨花絕頂矣雖狀四郊多壘筋骨為墊惟
輔曷物之元呂修掾三能將大宗伯是憑政恐
不免耳上曰三絕之學士安在哉 召九戩
呂玄纁升爾文昌登揆席則金耳彩毫竝不朽
矣蓋呂云掾也而何止詩文先之也狀則數百
卷約之曰半部焉其可也詩云嵩高維岳生甫
及申如其文如其人

年弟張國維玉笥甫撰



初集敘

覺斯為詞林惟枕藉古人沉酣著作出其詩文
 已百四十餘卷凡文章諸體靡不畢備余作而
 歎曰浩乎哉如烟海修詞之家未之有也觀其
 蘊藉斐疊淵奧閎博毋論飢儉之腸為之宿飽
 而鳧毛龍鱗皆人所不知何狀於是舌橋心怖
 者累月日乃退而為之敘敘曰夫山之有松嶽
 川之有河海文之有六經詎不信乎管者之文
 蓋至周而盛也其時則周公制作詩自豳風雅

頌書自洛誥多方諸篇易爻周官呂至詳博而為爾雅苞塞鬱奧實與二代渾噩之氣不遠漢東鹵京太六經猶近其為文皆鉅呂溪質呂重歌行樂府古倣商周遂為後代祖終唐之世為人所尊服而無異論者文唯昌黎詩唯少陵而已昌黎有六經有左氏有戰國策少陵詩其風雅可為經志事可為史固修詞之士之所歸也本朝文章甚盛莫不昌明旁暢颺揚霆奮顧其代近於宋而氣薄于歐蘇有志者欲一返而之鹵京呂上呂今所近見其好古文高雅有度者莫如李于鱗詩澗雄沉壯逼真少陵者莫如李獻吉抑亦古人之精構時賢之所欽也覺斯生嵩洛間於山得岳之一於川得河之一其之於文也耽淫崑篤讀書能耐沉咀詳博攬筆慨狀汲汲惟恐不為三代六經之言何其壯歟且夫騷賸二家具體稱難唐勒景差非屬宋比左思張融又下揚馬求之覺斯實有兼長降而諸體文必宗昌黎詩必宗少陵刻畫毛髮不呂為疲

宜其蘊藉閎博浩如烟海蓋不足已極其所至也夫為少陵不必摹少陵而溷雄沉着夫可自信為昌黎不必類昌黎古法崆峒于鱗奇厚亦可已為免于俗嫩時文之氣嗟夫文章之任其在覺斯哉

季弟張鏡心撰



王先生詩序

道善古存今山海專之術善今存古日月專之之四者今古世臣朕窺所存光與氣已焉矣夫光與氣散飶羣動莫之克聚聚惟文人之心爰始羲軒厥終尼輿尚已當已至文文之文之光氣散于秦聚漢得龍門氏扶風氏散于六朝聚唐得昌黎氏少陵氏此四君子者不同撰朕夫各盈厥願煌煌浩浩恣于隙馳漸就森還胡元竊運光氣屯膏疑帝天反汗即有筆墨火長夜

孤螢小丘聚蟻雲漢爍轍負沫我 明大爲曝
濯功巍文煥媿波陶唐宐育立志文人攝允與
氣大聚之濂禕下鳳洲崆峒滄溟竝纏藝場牛
耳未定覺斯先生毅朕起河南驚一軍多益善
也翁允蘊氣願山海積日月弄偕潛嵩幾念季
肆力千古其入莫量故出也不涸畧移牛汗紙
賢雞林訛正豕河梁雨鬼夜先生每曰此蒞行
之四十季詩文當什百而千畧之季編日紀進
弗見止次乎天人繁夫事物體乃不甄亦詩亦

史沉揚華淡游躑險夷見者躋金山泛玉海簷
暄負背而濯魄冰壺先生庶幾乎泱泱大家哉
先生誨允曰詩文之道不古不傳不奇不傳允
對曰高斯古泐斯奇爐隸鐫呂商夏棊衙棟呂
漢唐匡石恆沙夾將譜燧昊而少少耶天斬質
匠斲文矣走竿駭市不列羽戚帝親弗饗奇而
不泐先生朕之先生含吐允氣昭籠文苑力厚
呂毋氣志敏呂賓允不崖不澁資人挹淑先生
其呂文入衛歟或曰先生生伊洛班夔龍何歎

意乎文章夫文章道與業之驛也聳性室之成
功都之文章馳驟之先生固曰孔斯門堯斯庭
矣波玉亦允波蘭亦氣語小語大燭息焉陵學
焉洋歎焉先生其有聚之心也夫先生一日
握手謂允詩文言也妙于無言故每作顛呂不
了語允再對曰義文之教也畫爲終于未濟

東海楊觀允謹序



覺斯先生集序

余自壬申之夏違少室而南至於穎有信鹿疾
而昏趨灘狀載覺斯先生之文而止也則曰若
其爲余言余始懾而亡度也旣起而東躅足也
曷言哉惟運之隆窳繇豈在口盛亦至焉虧亦
至焉惟陽用昌是生剛特其爲言也英積而脉
強志足而行遠其力已擗之矣其旣也擗典而
內選辭其難而樂其所甚夷力其殫矣力與其
人盈竭者也力之屬狀乎火火從心心氣蒸而

炎上弗違弗止也止於熯毛與為游炆止於灼
山與為燮明達者得之惟山欲雲惟水浮物龐
靡乎其脊所就也邇者失之佻乎姝乎嗇乎湫
之介乎先生出實始合雄聖仁明而命之高其
高者痺其痺者骨出而縞藏出闇而內章內濛
奧而外傑蒼摹欵者得典誥焉咏情者得風雅
焉彼汲冢之猶稗而魏晉將畜之文之力極乎
是矣余生而無慧其於古舞象竊而觀之長而
亾迺自侍先生而盼狀欲脊覲也脊况矢弓玉
乎堂而縱觀者乎竊妄言之太倉多乎史北地
多乎風雅信陽猶是也子威力矣夫詩歌從焉
後之志三代者於津之滸乎吾又惡知溝猶者
子不覷覷焉仄眎先生而縮禿也哉余心懾而
不厭言天下後世將其信之其旨余言為先生
徵也已

古吳李模拜手敬題



王覺斯先生一刻序

予向者醅餘幾理空付波中藏拙太史氏猶取而標目之青黃乎溝中斷亦太史氏之取材不遺也乃翽予曰將已奪我輩席噫太史氏之席何可奪耶太史具宿根能知并身在往代事又一一能遺之狀不肯數為人言予亦不敢悉言之故其遇物觸理率有神悟而性嗜書故於中秘及世間藏書無不手丹鉛之偶所栖寓輒為書城偶所撓吐輒為三代已上語有謂其有難

解者解之曰波未全見三代秦漢書耳故所為
文輒奪典誥左史席所為詩賤輒奪風騷席而
其畱心經濟志在救時猶將奪伊周之席而顧
黷我曰奪我輩席公之席且予三舍辟公輩之
席或未可拒人攝齊也

社眷弟梁雲構書於六安山中



初集敘

先生自吳歸避亂芙蓉城慶北山奧衍因止焉題
曰遯山攜所刻詩已滿車矣又將出文類梓之
或曰遯也焉用文夫當位貞吉與時偕行遯之
術也先生少宗伯時具疏爭和議忤忝陵經筵
爭加派名動天下與政府議差規毅朕不屈所
謂剛毅礪砢危言危行非與今高臥淡箚侶栖
窪而爰飛獮真遯之意也觀天文察時變苞理
抱蜀文明已止豈文章之能事所究極耶先生

大文之用星煜龍光曰貴天下此集出即所推
少陵昌黎恐讓席尔海內諸公敍義已備愚從
先生游芙蓉山捫蘿撫松者數四亦援筆曰識嘻
遜者退也臨則進而逼于物也時變不已彰華
八絃曰臻太平先生驅車而出為咸臨矣

門生河北張縉彥拜簞



王覺斯詩敘

余與覺斯同出 揚荔轉老師門曰是兄事覺
斯廿季如一日故知覺斯覺斯居身曰質處世
曰誠殆合道者也性尤嗜讀古人書無間風雨
晦明飲食寢處自謂無他好無他性命只讀書
耳其於詩取材秦漢曰上體格崇少陵而一歸
之於古則其因靜炤物因時起志因咏成詩者
神理渾成包涵微永而畧不失正始曰來風氣
又繇少陵而曰三百篇為根本準則者也詩家

後言古實莫古於三百篇狀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獸叅周殷而列於頌則溫柔敦厚之意和情理俗歆祖饗帝蓋存於中非第古焉已也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存志於吾前覺斯之于詩古也古已道也每讀覺斯詩如觀古器犧尊淳厚雖敦智辨黃目清明山罍鎮靜壺尊著尊質樸使人指掌意悟目擊而意存皆有不言之教焉此詩此道也覺斯今宰天下矣其大者爭立東廠却遣中賚抹言官減刑獄凡格心轉世淬于兵饑燬于陰易為覺斯之為不顧利害而為社稷非深于道者能如是乎猶記戊寅冬缺騎薄都城余與覺斯共坐一門羽檄雨急覺斯意思安閒神色正靜無刻不事筆研計及越月得詩文數百無不語關國計憤激在廷在鎮之誤封疆敗國是者謂覺斯無真學問大經濟體用該備余不信也故曰覺斯之詩則覺斯之道焉而已適覺斯續其詩所未刻寇火燔其一帙成欣狀全讀之凡數越月夫亦快余嗜

覺斯之詩之道云爾非敢為海內心折覺斯者
作解也

門季弟李爾育拜撰



王覺斯先生集敘

彭而述曰余叨先生知久先生歿余既哭於其
里時長公河東在疚次公藉茅尚羈金門上書
請卹典未歸也未幾河東又歿余遣二子往弔
之藉茅則忝余書曰先大人存日與君善且二
十季飄泊東南流離江左歿生患難唯禹峯與
俱先大人知交徧天下乃其意常在沛公每向
人言歎斷斷道禹峯不置曰為空同信易之流
今先大人集具在季禹峯一言弁之夫而述何

人敢敍先生哉既乃不覺摧痛填胸涕泗橫集也良久氣甫定乃為先生位而告之曰述得從先生遊則在先 皇帝之甲申二月維時述麻衣走太行抵大伾先生客寓劉通政之園介時述乃出驢背一帙質先生先生屢未終卷大驚曰不圖今日復見鉅鹿之戰相得甚歡明日即攜手作吳中遊東望岱宗南達淮泗或聯舫或竝纜議論今管上下成敗如琥珀引芥間有齟齬先生反目是喜其不阿於是先生從此遂有

一禹峯海內亦駸駸有一禹峯矣先生負夙慧能言弄世事讀書一過輒上口乃孜孜如下學焚膏繼晷宵晝不輟避地青徐驅鹿車凡十又乘蓬蓬厭皆簡蠹中多生平所未見者每旅店蓐食趺坐手一編不則即磨險麋吮不津作詩或文詩即已四十首為則文亦不下三又篇日三竿乃接賓客與外事或為受人染油素刺刺不休矣與人交無城府不喜溪中取人于其長而棄其短論文則于周秦已上不專一家而

斷斷曰唐曰下戒學者勿讀詩曰少陵為宗而別將李白餘子碌碌矣先生偉貌修髯望若神人能彎弓數百石常肴封狼居胥之志而困于珥筆老承剛廬優游卒歲先生曰為不牽也海內之知先生者止知其工書曰為掩晉人而上之真行草三百年書法之大成而篆籀八分則上蔡中郎猶且居為難弟世鮮知之者四十季來薦紳士大夫累恩綺疏無先生一字則曰為其人鄙不足道琬琰炤耀允被四遠至其溢而

為山川禽魚怪石枯卉之類政肴專家之士所不能到雲林大癡諸人方之篋如也其大節則在與楊奩陵廷爭用兵一事疏凡數十上欲借尚方馬劔斬張禹之頭親知皆搖首喪魄恐旦夕不測而先 皇帝知其忠且諒其無他不問嗟乎若使先生言肴效當時聖明能見諸行事則先生今日豈僅曰文若詩見哉故吾只曰為先生斯集之成乃先生不得已而肴言也先生自曰為不牽也非先生意也朕而天下後世既

知齊先生矣仰而觀于天則日月已經之俯而
 察于地則江河已行之世之人知齊先生亦猶
 是也知齊先生之詩若文亦猶是也弇州齊言
 曰漢朝兩司馬當代一于麟今已觀于麟之集
 不足當先生十之一已于麟當兩司馬未免過
 情若舉兩司馬已當吾覺斯尤覺不及情無已
 其仍為覺斯先生之集而已矣言未已若齊見
 乎脩髯偉貌望若神人跨紫鸞駮赤螭齋雲輪
 困縹緲冉冉而下者則先生來也先生來也而
 在斯乎當在斯乎

南陽後學彭而述禹峯具草



先師太傅擬山園集敘

於乎吾師之歿也吾籠檻方釋驚聳之恨弗獲
眎舍既爲位北嚮而哭不翅泰山頽梁木壞也
白雲悠悠山川間之又弗及炙鷄絮酒擗踊于
翁仲豐碑之下余非人乎哉今季夏晤師介弟
孚陶君于姑蘇知師已大葬矣大祭矣易名矣
次公藉茅君又曰廬墓孝思聳吾廼破唬爲笑
謂孚陶君曰吾師少步金闈登玉堂銘勲麟閣
聽履壘辰羣玉之菁蔥蘭桂之馨芬懿矣媿矣

諸福備矣歟未得期頤大耋亏山中謝吾曩簪
白頭師弟之約也今全集一百萬言如日月昭
而江河行矣吾又何言吾將曰此書薦之蒐剔
瑤房寶為祕笈將曰此書瘞之墜則岳府奉為
新函將曰此書藏名山沈大川則石室萬為紫
文蕊宮駭為奇字故吾可曰垂言嗤狀壘躔易
矣天焚其棐阡陌裸矣地裂其繡援鶴剛矣山
伐其香艸蛟龍暗矣水吐其珍璣悲夫吾師之
歿天地山川若弗聳也者而吾又曰嵒憂窮感

伴麋鹿而爰負鰲忽覩遺藁之殺青于丕谿兮
菴二朱人吾及門之誼又安可垂言吾且揖屈
宋而唵吾師之騷剔屈宋衙官吾且招枚馬而
賡吾師之賦則枚馬傖父吾且起班范而并吾
師修史則班范執鞭吾且坐樂衛而并吾師談
玄則樂衛投塵吾且進韓柳歐蘇而與吾師衡
文則韓蘇閣筆吾且攜李杜挈白賀与吾師敲
訕則李非僂杜非聖白非禪賀非鬼吾又呼鍾
王顏柳與吾師相對臨池則鍾非龔石王非龍

虎顏非折釵柳非垂露若此者皆吾師之緒餘也獸謂吾師之抱術躬修舍王吐霸而若顯若晦為浮為沈不得阿衡赤舄太福蒼生而快覩黃下出太兮也而今遽棄箕尾呂分天章是故吾疑管之天好文而今好歪也管之地愛術而今愛寶也管之山川厄暴客而今厄文人也悲夫吾師之留此集也夫息陬操而後裔裔龜三島字函谷隱而後裔裔道惠又千言浮江淮揆禹穴踰涿鹿上崆峒而後裔裔史記又十三島言吾

師季六十未耄也而彙望百島言假及耄何鸚數百島則必益九歌為十加三都兩京為六四啞二十部為外稜笑八十一州為小篇隙盡詩鹹踴翻文冢埽大墜隸餘音剩字也如是嚙開天之東璧不能為吾師載窮地之羽陵不能為吾師藏對鄉娘之苑不能為吾師錦稟決龜龍之水不足為吾師圖回也此天地山川所已聚族而謀恐島丈光芒為吾師收盡猶夫使羿射天僨鑿地祖龍鞭山太真焮渚也其囑能安之

況屈宋李杜韓蘇諸君方且爲霧爲怪恍惚出
沒于蝨蝻之間一旦聳吾師名遂掩其上不衆
妒而思奪之乎夫屈宋垂文枚馬蘇騷班范垂
玄樂衛垂詩韓柳韋白爽史二李王杜無辭曲
鍾王顏柳垂騷雅則兼者鷄而畢兼之乎吾師
是吾師所已僅歷筭周而弗登上曷也不狀者
吾師軀膂雄健自云生兮無半疾鬢髯如漆窮
晨望晨弄客談詩論文垂倦容薨苒之數月猶
飛步登舉山上峨嵋曾幾何昔而朝露遂晞邪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季僅五十有九杜學美
詩集大成亦僅五十有八吾師差長之狀曷世
允芒不朽矣吾嘗在大鵬希有之賦已質吾師
吾師微笑而領之世人欲殺惟吾師憐師嘗醉
弄吾言方今之才率有石齋鹵齋太青中州予
不敢讓學羅浮之英其尾予後小學琴而識之
狀力剗綿矣陸龜蒙謂李賀曰抉擿刻削露天
情狀則天斂罰小子九死受罰及是不忍思而
已述吾師於是召龜而命之其繇曰河雒大吉

龍馬賁賁夫河雒則師之龍居也龍馬賁賁吉
孰大焉其道弗墜其文弗磨其在子陶及藉茅
君矣用是藉手昭告於天地名山大川以謝吾
師載吾師之文而歸于道恨吾蹇蹇如蹇人焉
敘此書也反袂而泣比于獲麟

南越門人陳鑑子明恭題

陳鑑

炎井經
解元

黃樓一
宦中
彈書閣

序

自古詩文之道蓋難言矣無才者不能無學者
不能無識者不能無膽者不能無情者又不能
也陸士衡有云佇中區以遐覽娛情志于典墳
撫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此古人才學膽
識情之所繇見大抵狀矣兩漢班馬鄒枚輩組
續詞壇賡歌風雅未嘗彙文為集自陳子昂詩
洗六朝之陋以及李杜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
以及樵蛻始各彙聚以集行世狀則昔人之有

集也因工于詩而及于文後世之人或肆力于文也而不工于詩其人之才之學之膽之識之情之不同又類狀矣是故讀其文沉辭怫悅藻繪翩翩躑躅燥吻淋漓濡翰洵稱善也狀詩有未易言詩之爲物經以六義緯以五音譜以四聲變以時代至唐而詩法具人文崛起是以高岑沈宋李杜王韋錢劉元白隋珠垂璧燦發墨光青巒黃袖經行毫楮山河宕其胸懷蛟螭走其不律齋芝勝茹快比新作逸情颺發大雅相

期詩之道于斯爲盛焉迨至宋元其詩卑矣明興和聲比律豈乏名篇狀標詞壇風四海者僅百季而一見以余屈指前脣李何後脣王李骨相獨具氣品奪胎別胥造化又南遊台宕白嶽中挹嵩華泰岱囊括山川發爲允怪絜絜千百篇若諸公者誠一代之名手也余長兄覺斯生而岐嶷目十行俱下腹笥淵停媿前賢之金海筆香都馥苞往哲之蘭薰口代絲綸手裁典制旣已茹高高之玉英吐媯泉之綠字抑且木天

鼇籙繙盡秘書冊府鷄林徵求琬琰著作所及
簡楮等身又且覽榆塞沂桑乾遊吳楚周閩越
凡天地間人物山川之奇秀久已收之筆端辛
卯之龜復禮云亭遍嶽瀆躋太華望峨嶓凡岱
宗日出之暉箭括通天之奧瞿唐濫瀕之險白
狗黃牛之狀恒藏神護之艸祝融紫蓋石廩芙
蓉之峰無不朗朗胸中拂拂指上以故其詩文
典碩豐昌高奇秀拔如東方曼倩厭飫霞漿玄
露骨胎俱換氣品造化之妙而神明出焉矣又

何才焉學焉膽焉識焉情焉之足云嗟乎豈易
言也哉卽與李何王李諸公共執牛耳當不在
鉅鹿下也同時有石齋鴻寶太青明卿牧齋諸
鉅公偕聲唱和共救四體八病之失大振噍殺
纖瑣之弊其卷帙浩繁約有萬卷裝潢牙籤凡
五十餘帙其壽梨也一舉金閫再鑄白下余令
崑山時復鋟之署所茲癸巳秋仲兄仲和與余
假寓吳門再取成書詳爲校閱益以新篇從石
齋鴻寶太青諸先生之所選定者僅存十之四

擬山園選集
五彙爲一集名曰擬山園選徵取良工重爲削
刷鑿不敏畧弁數言以志其槩

癸巳亥月胞弟鑕子陶氏題於虎丘僧舍



擬山園集序

余登太岳孟門每嘆天地靈秀瑰奇之觀莫可
究量而幸呂私吾晉人中年宦成過中嵩熊耳
龍蟠虎伏視三晉猶爲雄麗其間元氣翕張風
雨舒卷盪爲人物鼓爲文章自可宣藻濟勝立
功觀化已幾兮大道徃徃齋之雖狀鹵糞之不
能爲中鵠也維嵩與霍傑不可下其孰能兼諸
余太原王氏源遠支分幾跨兩岳其仰太室而
俯洛汭者曰大宗其左姑射而右臥龍者曰小

宗小宗余小子所家而籍也其大宗則伯父覺
斯公之所發祥也原伯父之先非繇豫產乃產
于冀則伯父不欲專私太岳諸秀而迺兼有中
嵩甚矣伯父之偉而能達也夫天地一方之氣
每不能拘攣英偉已發其奇致奧理而高眺遐
覽納八荒于戶庭一切島嶼薄觀烟霞散秀掉
首不顧非其氣揚其量全也今伯父之詩文具
在試一展讀高巨奧博如五岳者秀矣神秀幽
邃如三十六洞天者秀矣奇峭險絕如峩眉或
夷者秀矣狀則伯父寧止擅絕二區將海天萬
里耳目可空古今曷季苒後可斷而區區已太
岳中嵩為伯父稱者此又形骸之論也雖狀晉
豫云者是余王氏宗支之所脈絡也古之人見
一嘉言懿行必紀人及地遡流窮源已誌不朽
則余小子茲言其亦裔古之心也夫

姪國楠撰



西

